

微笑寫真

2012年正值木星、金星伴隨著眉月形成笑臉的圖案。

仰望星空，觀此天文奇景，輝映著那一年在保溫箱裡巴掌般男孩纖細身影，奮力的手舞足蹈，睜著迷濛雙眼，父母的微微笑臉就高高掛在點滴瓶裡，不急不徐地注入專屬的獨家營養配方，悄悄地散布在趴睡、打哈欠時，也點滴在與病魔對抗的細胞裡，慢慢滋養、茁壯。

從嘉義火車站到北門驛，跟著汽笛聲、辨識著噹噹的平交道號誌聲，小男孩興奮地緊追著小火車向著陽光跑。車廂內來自國內外旅客，全熱情的擠在窗邊回應著小男孩揮舞的手，臉上露出的璀璨微笑，複製又貼上在每一節車廂裡，一節接著一節。

微笑，是會吸引微笑的。

「喀擦」...看見微笑的時候，也給自己一個微笑，是一份灑脫。

小學二年級時，由於同學們的好奇心，加上老師一時也無法以同理心對待，讓我在融合教育的體制裡吃足了苦頭，也一度無法適應學習生活。一開始，師長和同儕並無法理解視障生在學習上的障礙以及需要的幫助，往往是「你是真的看不見嗎？」「點字機窸窣窸窣聲音吵死了！」「眼睛看哪裡啊？」的字句。

重度視障者要如何聚焦鏡頭，才不會破壞照片整體的美感，甚至成為害群之馬呢？我一直努力著。

「火車碰壁」的故事，讓媽媽和我決定一起拍攝照片，再製作成投影片四處尋找願意接納我們的新學校和老師。

那個時期的生活照當然比小嬰兒時豐富有趣多了，不管是排隊等著盛飯、貼著桌面寫作業，甚至是拿著手杖上下樓梯等等生活自理的模樣，都鉅細靡遺的記錄下來了。現在仔細想想，我當時一定聰明的過份了，才能順利的轉學，總是在媽媽一句「看這裡！」時，隨時都能抓得住天真無邪的臉龐，以及可愛燦爛的笑容。

「喀擦」...被誤解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是一份大氣的表現。

十歲，「視窗導盲鼠」陪著我戰戰兢兢的飛越了太平洋而抵達了美國，一起生澀的閱讀著入境須知的檔案，懵懵懂懂的回應著醫院術前的各項資料。那是一場攸關著視網膜剝離與否的保衛戰，對一個期待以剩餘的些微視野探索全世界的少年而言，更是一趟奇妙驚險的旅程。當時，它忍受著冰雪與風霜的摧殘，為我穩穩地搭起了與臺灣家人的橋梁，緊緊地連繫著遠在天邊，熟悉又模糊的身影，暖暖地安撫了手術前的緊張與惶恐，也偷偷地傳遞了近在咫尺，少年思念的眼淚與雀躍的神情。

「喀擦」...心情忐忑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是一種淡然。

得知自己的生命故事與學習歷程，在嘉義縣東石國小的廊道與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及超跑好手陳彥博等知名人物一起成為了小學生們的學習典範，除了驚喜之外，更加確立了要善盡社會責任。

如果你問我：「對於看板上與馬英九總統的死亡之握有何看法？」其實，我無法確切的告訴你。不過，一位笑容可掬的總統與一位面帶微笑的教育獎得主，所激盪出的火花是體諒，是包容，是同情與理解。

「喀擦」...受到肯定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是一種期許。

親愛的秀，

我永遠記得那個早到的春天，空氣中充滿了沁人心脾的芬芳，那是來自樹梢嫩芽的清新。我們微笑的迎著睡眼惺忪的陽光，漫步在田寮的「台灣詩路」上，無論在哪裡，那都是我最為熟悉的方向，我的嘴角始終上揚著，好作為它給我暖暖的回報，好回應你輕輕柔柔的話語。

「前方的路有許多的小窟窿，別擔心！我會陪著你的...」

霧總是在這時候偷偷飄湧過來，靜悄悄地為我敷上一層又一層的面膜。

「喀擦」...真正的勇者，不是沒有眼淚的人，而是含著眼淚微笑，永不放棄的人！

森林鐵路的之字型折返路線即俗稱的「火車碰壁」。一開始常引人誤解，以為火車真要撞向山壁了，其實，火車頭先由左側推進上山，停車扳轉道岔後，再由右側爬升上山，終於能克服地形無法迴旋的障礙而成功登上高峰。

複製著這個舉世聞名的工法，仿效它的精神，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地砥礪著自己。

追尋著晨曦的方向前進，少年努力的站上了旭陵崗。映襯著蔚藍天空的黃，是風鈴木恣意的點綴，是微風徐徐的吹拂。

椰林十五二十時，手杖起於少年左右咫尺之初，變換於地形高低起伏之間，風度翩翩於實形幻影之際。

燃燒的秋日裡，陽光輕輕柔柔的從樹葉間灑落，黑冠麻鷺聚精會神的在步道上追逐一片片閃亮，紅通通的火球也悄悄的鋪滿好漢坡上滿地的金黃。

一定是夕陽不輕易墜落，靜靜的在等待著鐘樓的暗示，旭陵崗上的少年依然努力著，希望，正在這裡萌芽。

「喀擦」...瞥見希望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為眼前的挑戰做好準備。

表姊自小就可愛，笑容更是甜美，尤其是我們這一輩中唯一的女孩，自是倍受寵愛與呵護，還好數位相機動輒數以千張的記憶容量可捕捉她每個成長階段的模樣。果然，大家心目中的「公主」長大後當真氣質非凡、美麗出眾。

婚紗攝影可說是人生的重頭戲，好比轉搭祝山線到觀日樓拍攝日出時一樣令人期待與興奮。無論是新娘對著新郎發嗔撒嬌也好，雙眸放電曬恩愛也行，總掩飾不了燦爛的神韻，自然是鎂光燈捕捉的美麗焦點。就算連親友都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婚紗照只怕翻閱的次數寥寥可數，舉凡新人們皆聽不下去，畢竟，又有誰能忍心割捨毛片裡擁有百樣風情的真摯微笑呢？

「喀擦」...邁向另一階段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鼓舞自己勇往直前。

「夭壽喔！天公伯仔真正是無情，這個囡仔生甲遮呢阿緣投，閣彼 gau 讀冊，那會予伊目啁青暝啦！」

我不知道怎麼回應隔壁的阿月婆婆，只是一直微微地笑著。

阿月婆早些年老愛坐在巷口的矮凳上，一邊搖著扇子一面說著年輕時搭乘小火車的情節，扇子咿啊咿啊的隨著她發亮的眼神越來越響亮，彷彿是在回憶上個禮拜才經歷的旅程一樣鮮明。

這一天傍晚下了課，聽聞阿婆這回真的搭上小火車上山做仙去了。

小火車幾經蜿蜒曲折的旅程，終究還是會爬上這趟旅程的終點的。

到站，無論是樟腦寮、奮起湖，還是遠一點的十字路，儘管一路上的風景更有不同，每一位旅客最後還是會抵達自己的目的地，收拾起行囊準備下車。

以阿婆的百歲高齡，對於人生的喜怒哀歡、聚散離合，只怕是閱歷無數、百感交集。阿婆家人從舊皮箱底層翻出的相本硬是空缺了那麼幾張，少女時代的黑白照片，底片自然是早已不復存在，當時只有幾個固定背景式樣的照相館，恐怕也遺忘了她年輕時被當成活招牌的美麗倩影與燦爛笑容。

看不見告別式上阿婆的照片，但是我相信，阿婆喜孜孜地露著碩果僅存的那顆金牙，依舊笑容可掬的在訴說著翻過阿里山另一頭的那片風景。

「喀擦」...悲傷無奈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是一種達觀。

對一個在融合教育中求學的重度視障生而言，享受了許多專家學者辛苦倡議而來的法令保障，運用了許多家長與團體積極爭取而來的資源學習，自己，也一定可以主動的回饋給這個社會什麼的！

儘管發酵的歷程因人而異，就在投入幾場校園公益演講之後，驗證了使用合宜的方式分享，的確可以更貼近同儕以及青少年的生活圈；無論是現場聽眾的提問，還是會後同學們小紙條的情感傳遞，都赤裸裸的透露出堅韌的生命力，以及永不放棄的學習態度對他們所產生的震撼與影響，也藉由自己所帶來的正面

生活態度與能量，進而激發出青少年學生們「重視自己、關懷家人朋友、培養對社會責任感」的認知與情懷。

這個氛圍，相信是源自於掌聲迴響、散播於隻字片語的關懷與鼓勵中，深植於隨陶笛哼唱的心海樂田裡，也記錄於此起彼落的相機閃光燈下，那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分享者與聽眾之間極其微妙的共鳴。

累積每一次勇敢跨出的五公分視野距離，讓我領略了四季悄然更迭的微妙變換，見識到了五公里外鉅細靡遺卻詭譎多變的天空；從首次只有五位學弟妹的學習經驗傳承座談，感受到分享是無與倫比的快樂，然後經歷了一場能與七百多位聽眾一起分享生命故事的饗宴。

擔任串場銜接的技巧無它，微笑面對而以。

「喀擦」...分享經驗的時候，給自己一個微笑，那是社會責任的承擔。

「西瓜甜不甜？」、「CHEESE」拍攝者每每會貼心提醒的一句話，未經提醒的，也常在照片中看到不分老少默契十足的比了個「YA！」，無非是想讓這些「瞬時」照片成為將來美麗的回憶。

難過時微笑、失意落寞時要微笑，看見希望、懂得分享、受到肯定時更要微笑，時有所聞的路怒、急診室暴力，乃至不同種族、語言之間的衝突與隔閡便會消弭於無形。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當納粹帝國席捲整個歐洲大陸，眼看英國即將陷入危急存亡之際，邱吉爾首相鼓舞全國人民說，千年之後如果英國還存在，人們依然會說：「這是它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

既然是最好的時刻，當然更值得微笑以對。

在英文的規則裡，當下的狀態、習慣，不變的真理與事實皆納之為簡單式；動詞加上了 **ing** 而形成的現在分詞，它與過去、現在，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它代表的是「主動」與「正在進行」的意思。

我們所要努力的方向，既要讓「微笑」成為簡單現在式，更要在生命中的每一剎那，恣意的捕捉都是一抹微笑 **ing**。一個最簡單、最真實，最動人，也最具感染的力量，它能夠為明天帶來盼望，讓世界跟著改變。

「喀擦」... 你今天也微笑了嗎？